

小院旧事

◆任芳芳



提起院子,我总想起北方用火砖砌的围墙。一面是房子,另外三面以砖砌墙围起来,前面的一壁留个大门。或者有钱的大户人家两面、三面都是房子,形成一个正正方方的四合院。平坦辽阔的北方,人们这样做的原因除了隐私需要外还任性于优异的地理条件。但是在以山地为主

的云贵高原,能有一块相对平整的地基已是奢侈,邻里成片更是少见,所以人们的院子根本不需要围墙。邻里之间隔开很远,坎上坎下,坡前坡后分散而居,不存在影响彼此私生活的情况。因而贵州人的院子绝大多数是开放的,没有围墙,亦没有栅栏,只在房子前留一片开阔的坝子,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甚至连坝子也没有,勉强强砌个阶阳坎保护屋基免受雨水侵害,延长房子寿命。

父母结婚时从爷爷奶奶手里分得一通间木房,紧挨木房的是阶阳坎,阶阳坎边沿用石头堆砌确保稳定性。院子在阶阳坎下方,和阶阳坎一样是用土铺的,院坎上栽了杉木和梨树,右边是猪圈,左边是菜园子,和院子相比,以院坝称之似乎更贴切,这院坝如果按分得木房的比例,属于我家的院坝不到晒席那么大一块。

后来,随着我的出生长大,木房满足不了家庭需求,父母在安家(地名)修建了新的砖房。新家的院子也是一个坝子,左宽右窄,从左边的厨房延伸到右边的猪圈,在猪圈后墙处闭口,呈一个倒角形,不和别家分摊,整个院子都属于我家,面积大了2倍有余,使用起来更加方便了。房子的地基原是一片碎石乱岗,是父母用钢钎打孔,用导火绳引爆雷管炸平的,修了房子平地所剩无几,父母又用石头砌了堡坎,下面铺碎石、泥土和沙子,再以水泥清光,院子才初具模型。

父母把房子修好就外出务工了,留我和爷爷奶奶搬进简单装修的新房里。那时院子还没有硬化,地面全是碎石泥巴,下雨天泥泞不堪,人从上面走过,泥巴沾在鞋上,带进屋里,把家里搞得一片狼藉,非常难堪。晴天还好,爷爷奶奶把饭菜端到阶阳坎上,一人一根小木凳边聊天边吃,我就非常不老实,非要在满是石头的院子里找一块相对平整的石块蹲在上面吃,后来更不满足了。

母亲在院子下面栽了几棵树,其中有一棵白檀树的大枝条往外长,我看那枝条又粗又长就把饭端到上面吃,吃着吃着又想着像小龙女躺钢丝绳一样躺在树枝上,肯定很有趣,于是我把饭碗放在一边,躺了上去。奶奶赶忙制止我,不能躺,危险。我不听,偏要往上躺,奈何我没有小龙女的功力,白檀树也没有钢丝绳的承受力,就在我自得其乐看天空时,树枝咔嚓一声,断了,我和树枝一同摔到了坎下,树枝断裂时还把放在旁边的碗打翻,饭菜倒了一地。大概我的摔姿很优美,一向严厉的奶奶噗嗤笑起来,声音一声高过一声,爷爷被感染,也跟着开怀大笑,边笑边放下碗筷来扶我,嘴里还嘟哝着我不听话的埋怨声。

从此我再不敢玩新花样,每逢吃饭都老老实实蹲在院子的石头上,或像爷爷奶奶一样坐在阶阳坎的小凳上。不知何时父母请人硬化了院坝,我们的院子成了合格的院子,我们不用再蹲在石头上吃饭了。这时,二爹把堂妹任丽、堂弟任进送了回来,跟我一起在家和爷爷奶奶生活。有了堂弟堂妹的陪伴我的生活丰富了很多,我们时常在院子里玩游戏,那时我们家的旧电视坏了,新电视还没有买,精神生活相对贫瘠,夜晚没有可供娱乐的项目。夏天的夜晚,爷爷奶奶就搬了凳子到院子里乘凉,我们则是坐不住的,围着爷爷奶奶转,你追我赶,互相打闹,一会儿姐姐告状,弟弟把我的头发扯散了,一会儿弟弟告状,姐姐把我的屁股打痛了,嬉戏声、哭喊声此起彼伏,爷爷奶奶当是小孩间的玩耍,索性谁也不管,任由我们去了。

爷爷兴致来时,就吩咐我们好好坐着听他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通常这样开头:“从前有一个傻子……”边讲故事边用棕蔑丝做的扇子扇凉,有时候故事讲到一半,有蚊子咬,爷爷着急扇蚊子,故事讲到哪里忘了,又从开头开始,其中一个故事是这样的——

从前有一个傻婆娘,丈夫上山做活路,她就在家做饭。有一年麦熟了,他们把麦子背上街磨成面粉背回家发麦粩吃。一次婆娘蒸了三个麦粩,到饭点了见丈夫还没回来,就去地里叫他。丈夫回来一看,饭桌上两个碗里都只有半个麦粩,忙问怎么回事。婆娘答,那么一点麦面,总共就只够做三个麦粩,我试了一个生熟,去叫你的路上拿了一个吃着去,剩下一个分成两半,我们一人一半。有什么问题吗?你以为我在家偷吃了,占了便宜是不是?丈夫一

听,是这个理,只得埋头吃起那半个麦粩,再不敢吭声。年幼无知,搞不懂那是寻常老百姓的冷幽默,俗称冷笑话。妻子是真傻吗?当然不是,以“傻”开头,不过是增加故事的趣味性和吸引力。丈夫是真不懂吗?当然不是,只是妻管严罢了。

类似于这样故事很多很多,怪我记忆不好,很多都只记得片段,不能连接成一个完整的故事,没能把爷爷的冷故事传承下来。如今院子还是从前的院子,爷爷却离开了我们,化为土地上的一块小包,我再听不到爷爷的“傻”故事了。爷爷虽然走了,却把爷孙情刻在了我们心上,每当我和堂弟堂妹们谈起爷爷,心里都充满了温暖,爷爷对我们的爱刻在了院子里。

我和堂妹们打归打,闹归闹,却在这一打一闹里建立了深厚感情,他们对我这个大姐姐也逐渐产生了依赖。

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,天空变成了金黄色,把大地映照得通红,不会一大滴大滴的雨就落了下来。爷爷奶奶突然不见了踪迹,我和堂弟堂妹把每间屋子都寻了个遍,又大声呼喊他们,也不见他们的身影和回应,眼看夜色更浓,无边无际的黑暗向我们袭来,远处的蛙声一声高过一声,蚊子成群结队嗡嗡嗡嗡朝房间里挤。我们都害怕极了,堂弟堂妹赶忙朝我怀里钻,我停下找爷爷奶奶的脚步,坐在凳子上把他们两个揽在怀里,安慰他们不要怕,嘴里说着,姐姐在,姐姐保护你们。堂妹打着哭腔说:“姐姐,院子里那个晃来晃去的东西是什么啊?不会是鬼吧?”我顺着堂妹手指的地方望去,那东西在雨中晃晃荡荡,黑乎乎的,着实恐怖。人就是这样,越是恐惧的东西越想探个究竟。我安慰好堂弟堂妹,让他们在屋里坐着不要动,我去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,我壮着胆子,屏住呼吸慢慢走出房间,轻轻迈下阶阳坎,艰难地向着那东西挪动步子,随着离那东西越来越远,我突然不管不顾了,几步就走走到跟前,闭住眼睛一阵乱摸,大有鱼死网破的决心,我自然没有摸到鬼,那是被风吹动的树枝,摸着熟悉的树枝,我心里的石头落了下去,不再害怕。大声朝堂弟堂妹喊:“你们不要怕,只是树枝,不是鬼,没有鬼。”听到我这么说,堂弟堂妹长舒了一口气,招呼我回了屋。不一会儿,爷爷奶奶回了家,我们把刚才在家的经过讲了一遍,奶奶笑着说:“傻孩子,有什么好怕的,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,鬼是人们自身对事物的害怕臆想出来的东西,你们怕鬼,所以把树枝想象成了鬼,是自己吓自己。”爷爷点点头表示对奶奶的话赞同,并接话道:“我们刚才去是给田放水去了,天黄有雨,这是插秧的季节,要趁着大雨把水引到干田里面去,不然水堵不起来,无法栽秧,明年我们就要饿肚子了,我和你奶奶刚一看,天那么黄,肯定会下雨,就着急忙慌赶了去,太着急了,没有想到你们三个小屁孩胆子小,天黑了不敢独自在家。”

说着爷爷把我们揽在怀里一阵安慰,自此,我把“天黄有雨”这个生活常识牢记在心;我也意识到,我们的院子,也有吓人的一面,在黑暗里。

后来我被父母接去广东读书,很少回家和爷爷奶奶、堂弟堂妹坐在院子里乘凉。当我再回去时,那根我以前坐着吃饭的红色小板凳正面掉了色,表面还布满了深浅不一的划痕,凳子脚也断了,爷爷用一块小木棒重新固定了起来,我一问才知是被堂弟们用来坐着玩滑梯导致的。

我们院子右边是一块倾斜约70度的斜坡,上面堆砌着修房子挖出来的黄泥巴,是一个天然的滑梯,如果你的屁股受得了的话。当然,堂弟们的屁股是受不了的,所以聪明的他们把小板凳倒过来,坐在四根凳子脚之间往下滑,在免受皮肉之苦的前提下享受了玩滑梯的乐趣。凳子的新用法丰富了堂弟们的童年,滑梯梯一直都在,凳子也是,可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种玩法呢?堂弟堂妹们比我聪明,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

堂弟堂妹们长大后纷纷被接回自己的家,我也因为工作的原因很少回家,院子安静了好一段时间。母亲从广东回来后有意把院子周围培养成果园,把之前种的杂树砍了,只留下花红、樱桃、枇杷,其他换成了李树,每到春天,花红花、樱花、枇杷花、李花争先开放,把院子点缀成了花园,有风吹来时,花瓣飘落在院子里,院子又有了黛玉葬花的忧愁。初夏,樱桃、枇杷、李子、花红相继成熟,院子又成了果园,我们只需要站在院子边缘就能吃到新鲜的时令水果,原来院子还藏着母亲的生存智慧。

再后来我结了婚,生育3个孩子,随着孩子的成长,玩具车的加入,开阔的院子成了重大隐患,我们都担心孩子开玩具车不注意就开下坎,造成伤害。现在的孩子可比我们那时幸福多了,各种各样的玩具车应有尽有,不像我们的童年只有泥巴石头耍。为了防止意外,我请人给院子修了不锈钢栏杆,院子又换了一副新面孔,像人换上了新衣。孩子能跑会跳后,成功继承了我当年和堂弟堂妹的顽皮,在院子里你追我赶,嬉戏打闹。时光不弃,不经意间院子就换了主角,我成了整天担心孩子安危的妈妈,跟在身后叮嘱他们注意安全,而爷爷已作古,奶奶被烧伤行动不便,只能躺在躺椅里望着她的曾孙们打闹。

时光好像没有变,好像变了。没变,还是孩子的嬉戏打闹之声,风吹落叶铺满院;变了,我的爷爷去了哪里?我的奶奶为何布满沧桑?母亲的满头秀发转成丝丝白发,父亲的背脊弯成弓形,堂弟堂妹们的笑声不再清脆。院子,你倒是告诉我,变了没有?



◆小白杨

七年前,我是哭着稀里哗啦离开新华的。我坐在车上,半开着车窗,支书说:“常回来看看。”

那年,因脱贫攻坚第一次去新华,便认识了王飞支书。王支书个不高,留着板寸头,不苟言笑,给人高冷的感觉。村委会办公楼窄小,无富余的房间住宿,我便理直气壮住了他的家里。

王支书非常细心,把我住的房间布置得像家一样,有电视机、饮水机、沙发和办公桌。家具虽有些陈旧,电视机也是一个摆设,但看起来温馨整洁,让人安心踏实。

还在窗边用根雕摆放一盆绿植——是两株茶树,花盆造型奇特而文艺,椭圆形托盘上叠一个茶壶,上面烫金着“茶”字;茶树下有两株细小、叫不出名的花,有一株正开了一朵,紫色的,小小的,煞是可爱。想不到支书如此有情趣。

新华村海拔高,常年云雾袅袅,尤其是清晨,就像飘浮在云端之上,幻若仙境。横跨山顶南北有条移民街,街道蜿蜒。站在北端放眼望去,如一辆火车从山间缓缓驶来。街道两旁一幢幢楼房一个模样,门前的花池也一个模样,以白色和青灰为主色调。

花池里栽的不是花而是茶树,和摆在我房间里那盆茶树一个模样。树须细小,纤细若小女子的手指,细弱的枝丫上稀稀拉拉撑着几片硬挺的叶子,倒是显得很有筋骨。

有天,我好奇地问王支书,移民街的房子为啥修成一个款式啊?

我希望把这条街打造成集手工艺茶加工、茶旅体验、文化传承、培训基地为一体的综合街道,就建议老百姓统一按设计的图纸修,看起来既整齐又美观。支书郑重地说。

对他的远大理想我不置可否,但也隐隐有些替他担忧。就当过的情形,新街五十来户人家,真正入土的却不计四五家,街道极其冷清。

我带着戏谑的口吻又问,那些花池怎么不栽花,而全栽茶树?还这么小棵,比老鼠尾巴大不了多少。

支书哈哈大笑,笑得跟孩子似的,十分可爱,与他五十来岁的年纪,夷州贡茶公司董事长、新华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极不相称。

他笑一阵,然后俏皮地说,因为没有钱买树苗嘛,我们这里只有茶树,只好栽茶树喽!

我也忍不住大笑。心想,这么小棵茶树,不知猴年马月才长大哦。于是为他们争取树苗的想法在心里悄悄萌发。后来找到林业、交通等部门,为他们争取了桂花、紫荆、茶花、红叶石兰等树种,把街道、广场全栽遍。

移民街北端拐角处是广场,广场东面连排四栋一模一样的木房,是开发商修建的。不知是支书早有预谋还是他随口一说,要是能把那几栋房子买过来作为村委会就好了。当时,我既没表示反对也没信誓旦旦承诺,我不想给他留下吹牛大王的印象。

我默不作声回到单位找领导,竟然得到鼎力支持,不足一个月,我们欢天喜地搬进了村委会。搬迁村委会好比自己乔迁新居,是大事,兴奋激动,或许是只顾得意去了,忘记了当天搬迁时的情形,却对王支书给篮球场划线的情景记忆深刻。

那天,接近黄昏,火烧云上来了。支书还一个人蹲在地上一边用笔直的长木条划线,一边刷漆——看来一天都在忙。

我说,支书,要不要我帮帮。他说,不用,油漆味重,你站远点,帮我看看线条直不直就行了。

其实那时我已饥肠辘辘,心不在焉地一边帮支书看线条,一边欣赏火烧云。支书的脸一会儿红彤彤的,一会儿金灿灿的,一会儿又变得黑黝黝的了。

在新华村那些时日,我经常站在街头看日

落、观火烧云。作家萧红女士观火烧云时是在晚饭后,她看到的一切都是欢乐活泼的,而我观火烧云时则有种说不出的滋味……

王支书总有许多奇思妙想:刚把村委会搬迁到广场,又谋划起了赶集的事。与其说我是驻村第一书记,还不如说我是支书的助理。我又马不停蹄帮他写、印宣传单,拉着监委会主任的女儿,顶着烈日到镇上发宣传单。

我都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和厚脸皮,像卖狗皮膏药的,我满脸堆笑跟摊主一边搭讪,一边发传单,邀请摊主每个月(农历)逢三和八到新华村摆摊,还重点强调摊位免费。支书和其他村委员在家布置摊位。

开场那天,摊位摆了约百把米,从广场一直排到街道中央。县委宣传部也组织文化、科技、医疗三个部门前来开展三下乡活动,烘托气氛。

一时间,新华村火了,自我感觉火得“一塌糊涂”,火得周边村寨的群众羡慕眼红,火得支书走路脚下生风,镇领导也经常在大会小会上表扬。

支书不愧是老基层,深谋远虑。他怕这把火像流星一样,燃一阵就熄灭了。毕竟是一个村,要长期保持赶场形态确实没那么简单。他又邀请五德集镇的夕阳红队场天来表演节目,持续了一个月,市场的热度基本稳定下来。

跟支书一起工作,就像坐过山车,跌宕起伏,惊心动魄。又是挖路,又是搞产业;养过羊、种过魔芋、栽过茶叶……镇领导说我们把路挖得像蜘蛛网,不知道这句话是批评还是表扬。

茶产业是新华村传统产业,手工制茶是老一辈留下的传统技艺。王支书出生制茶世家,从祖父的祖父辈开始,到这一辈已是第六代传人。

他制作的“华贵”牌手工苔茶,具有独特的栗香口感,并传承了石阡苔茶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,被纳入贵州名牌产品名录,同时他也被列入石阡苔茶传统手工艺省级非遗传承人。

他创建的夷州贡茶公司,带动周边十多个村发展茶产业。每到加工茶叶的季节,茶厂熙熙攘攘,像赶集一样,要一直延续到晚上十点左右。

当年我在新华村时,睡眠极差,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:今天特别疲惫,躺在床上,却没有睡意。窗外真寂静啊,只听蛙声一齐奏响,像乐队,奏完一曲停息一会,又继续奏响,夹杂卖茶青的老人曲声的语音一阵一阵的,一部山村交响乐如空谷之音在耳边回响。今夜,能否入睡?

这里,有必要提到一个人,就是支书爱人,我叫她嫂子。我住她们家,给她添了不少麻烦。

嫂子言语不多,是个贤惠人。早上八点便做好早饭叫我。最初我住进支书家时,是在新华小学搭伙,她每次做好饭都叫我去她们家吃,然后吃成了习惯,自然而然就成了他们家餐桌上的常客。

在脱贫攻坚任务重那段时间,经常加班到很晚,嫂子便煮一些咸鸭蛋给我们补充能量。当时,我有写日记的习惯,每个温暖的故事都记在我日记里,更记在我心里。

那年冬天,下了场大雪,山冻住了,道路冻住了,一切都冻住了。我也冻在了新华。支书爱讲故事,给我们讲了好几天。

讲天子岭、仙人洞、小佛顶报恩寺等有关苔茶的传说;讲木质揉捻机、切茶机等传统制茶工具的发展历史;讲周恩来总理题词“茶叶生产,前途无量”;讲石阡苔茶来源地的来历……

讲着讲着便感叹起来,哎!可惜了那些古茶树哟!说是要提高产量,说那些古茶树像老化的机器,需要改良改良,把枝干砍去,寄希望老树发新枝。新华村有几棵藏在万家田幸存下来,后来挂牌保护起来了。

支书的故事真多,多得像他的荣誉证书一样,背婆都装不下。

后来,他把那些故事和传统制茶工具都收藏起来,装进了他的苔茶文化馆。我每天在这些故事的光阴里进进出出,仿佛穿越到那个远古时代。

有天,我试探着问支书,我想辞去第一书记。支书沉思片刻后说,多到几个地方锻炼锻炼也是可以的。

我离开了新华。时不时听闻新华村开展手工制茶技艺培训,又搞什么谷雨苔茶节,王支书获得了贵州省乡村工匠名师等等。看来我曾经的担忧似乎有点多余。他心中的综合街梦想不知不觉间竟然实现了三个。只剩手工艺苔茶加工一条街了。他说,留给后继者们去努力吧。

那天,见到王支书,陡然发现,他开始在变老,脸上有了深深浅浅的褶皱,头发也白了。他像山上的古茶树,遒劲中尽显沧桑。

又听他讲起那些远古的故事……



1 ▲ 青石铺就的广场
排列得有些参差
不经意的细雨
那个撑着花布伞的姑娘
走得歪歪斜斜

石像仰慕石漠
小镇睡了,夜晚变得澄澈
一抹轻雾,一声秋虫鸣吟

2 ▲ 走进黑山沟库区
只因那里的寂静
那里的凉风习习

轻轻地走近
浩瀚的湖面映入山水
不是名川高峡
却抵繁华如斯
飘逸的红丝巾
如从不展露的姹媚
楚楚动人的风姿
浪漫成了绵绵情意

3 ▲ 顺着云烟
偷窥水的灵韵
只惊鸿一瞥
便醉了远山的风景

定会暖风拂面
牵你入景

5 ▲ 每一片叶芽
都奋着神气
把最美的姿态
昂扬在心里

6 ▲ 在山高水远的坪上草原
不如写一首诗吧——
就写一只扇动翅膀的
蝴蝶
山野的风游向花海
夕阳飘落在群山之间

7 ▲ 一朵花开,一朵花谢
花开花落的宁静
恰如流水七月
轻抚一生淡定

8 ▲ 流火七月,小镇高烧不退
羊角山上的暖风
暗藏着丝丝惊喜

生活总有些猝不及防
虚构的风花雪月
淹没于油盐柴米的算计
许多未解之谜
隐约着朦胧的身影

不是所有人都习惯在檐下躲雨
不是所有的热情都魅力四射
唯独七月的骄阳
坚信爱恨皆有回应
写满了沧桑的岁月
如同之前吹过的风
一起飘过的雨

无非是一些含苞待放的花
无非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云
在这个躁动的七月
用那些羞羞答答的诗句
撩开了矜持的外衣

流火七月
我行走白沙小镇